



史通評釋卷第十七

唐劉子玄知幾撰著

明郭孔延延年評釋

弟孔太太初校誤

孔陵陵鳥錄刻

外篇

雜說中第八十六條

諸晉史七條

東晉之史作者多門何氏中興實居其最而為晉學者曾未之知儻湮滅不行良可惜也王檀著書

王隱檀道鸞

是晉史

是身與之尤者名才諸前以博負諸者之此與
道竄不奈淺才好出奇怪所謂欲益反損
妍更媿者矣

馬

以覺悟按應劭風俗通載楚有葉君祠即葉公諸梁廟也
而俗云孝明帝時有河東王喬為葉令嘗飛鳧入朝及干
寶搜神記乃隱應氏所遺而收其流俗怪說又劉敬并異

晉書卷一百一十卷
梁張顛晉書卷一百一十卷

夫學之言性與才言正凡所仰托

史通

卷二十一

二

考邪

臧氏晉書以苻堅之竊號也雖疆宇狹於石虎至於人物

則過之標後石之時田融趙史謂勒為張據瓜涼李專巴

蜀自遼而左氏屬慕容沙漠西南地歸司馬逮於苻氏則

兼而有之禹貢九州實得其八而言地劣於趙是何言歟

夫識事未精而輕為著述此其不知量也張勔抄撮晉史

氏一作人

勔一作緬

不求異同而備摘此言不從沙汰罪又甚矣

評曰苻堅始滅慕容繼滅涼州繼陷益州若司馬居江

左泝水之戰堅幾不免史通乃云逮於苻氏兼而有之

似亦兼晉而有之此立言之過也

晉臧榮緒拾東西晉為一書紀錄志傳百一十卷

梁張緬晉書鈔三十卷

夫學未該博鑒非詳正凡所脩撰多聚異門其為踳駁難

以覺悟按應劭風俗通載楚有葉君祠即葉公諸梁廟也

而俗云孝明帝時有河東王喬為葉令嘗飛鳧入朝及干

寶搜神記乃隱應氏所遺而收其流俗怪說又劉敬并異

苑稱晉武庫失火漢高祖斬蛇劍穿屋而飛其言不經故
梁武帝令殷芸編諸小說及蕭方等撰三十國史乃刊為
正言既而宋求漢事旁取令升之書曄後漢書唐徵晉語近憑
方等之錄謂皇家撰晉書編簡一定膠漆不移故令佐之學者說
鳥履登朝則云漢書舊記談蛇劍穿屋必曰晉典明文撫
彼虛詞成茲實錄語曰三人成市虎斯言其得之者乎

評以獄劍可以通天蛇劍何難穿屋神物奇怪未可槩
謂虛詞考漢武帝征和二年春涿郡鐵官鑄鐵鐵銷皆
飛上去成帝河平二年沛郡鐵官鑄鐵鐵不下隆隆如
雷聲鑪中銷鐵散如流星皆上去此火為變使之然也

蛇劍亦鐵也遇火而飛又何疑焉

陳郡殷芸字灌蔬梁秘書監著小說十卷或題曰劉餗
撰李淑晁氏陳氏俱以為非此書首題秦漢魏晉宋諸
帝江云齊梁芸撰非劉餗明矣故其敘事止宋初蓋於
諸史傳記中抄集或稱商芸者宣祖廟未祧時避諱也
王伯厚曰蕭方等為三十國春秋以晉為主附列劉淵
以下二十九國通鑑晉元興三年引方等論綱目但云
蕭方誤削等字延按唐書宋史藝文志亦誤削等字
南史蕭方等字實相梁元帝長子也以失愛出征河東
溺死方等注范曄後漢書未竟著三十國春秋

近宋以下
宗本另作
一條

馬遷持論稱堯舜無許由應劭著錄云漢代無王喬其言
讜矣至士安撰高士傳具說箕山之跡令升作搜神記深
信葉縣之靈此竝向聲背實捨真從偽知而故為罪之甚
者近宋臨川王義慶著世說新語上敘兩漢三國及晉中
朝江左事劉峻註釋摘其瑕疵偽跡昭然理難文飾而皇
家撰晉史多取此書遂採康王之妄言違孝標之正說以
此書為美其厚顏

皇甫謐高士傳許由字武仲堯聞致天下而讓焉乃退
而遁於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下隱堯又召為九州長
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時有巢父牽犢欲飲之見

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為九州長惡聞其聲是
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
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汗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許
由恐葬此山亦名許由山在洛州陽城縣南

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
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
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史通謂馬遷持論稱堯
舜無許由以此延按莊子言許由者三一曰堯讓天下
於許由一曰意而子見許由一曰堯之師為許由語甚
詳悉原非寓言遷云不少概見子玄信之豈未讀莊邪

子元注不少
言此於別書
不載此致也

晁氏曰高士傳十卷晉皇甫謐撰纂自陶唐至魏八代
二千四百餘載世士高節者其或以身徇名雖如夷齊
兩龔皆不錄凡九十六人而東漢之士居三之一自古
名節之盛議者獨推焉陳氏曰序稱自堯至魏咸熙二
千四百餘載得九十餘人今自被衣至管寧八十七人
評曰古今并作搜神記非知其偽而故爲也母推婢於
父息中十年息情如生兄絕氣已積日覺而能道鬼神
天地事有不可知者豈可盡以爲偽乎故劉惔曰卿可
謂鬼之董狐

晁氏曰世說新語十卷重編世說十卷宋劉義慶撰梁

劉孝標注東漢以後事分三十八門劉知幾頗言此書
非實錄予亦云

高氏緯略曰義慶采擷漢晉以來佳事佳話爲世說新
語極爲精絕而猶未爲奇也梁劉孝標注此書引援詳
確有不言之妙如引漢魏吳諸史及子傳地理之書皆
不必言只如晉氏一朝史及晉諸公別傳譜錄文章凡
一百六十六家皆出於正史之外紀載特詳聞見未接
寔爲注書之法

評曰世說新語晁氏子玄詆之爲妄高氏稱之爲佳近
日王元美尚書兄弟注釋表章幾埒史漢人持一冊握

為靈珠予謂此書妄處誠為可厭佳處亦自不可掩

漢呂后以婦人稱制事同王者班氏次其年月雖與諸帝

同編而記其事跡實與后妃齊貫皇家諸學士撰晉書首

發凡例序例一卷晉書之首故云首發凡例而云班漢皇后除王呂之外不

為作傳竝編敘行事寄出外戚篇所不載者唯元后耳安

得輒引呂氏以為例乎蓋由讀書不精識事多闕徒以本

記標日以編高后之年遂疑外戚裁篇輒敘娥姁之事其

為率略不亦甚邪

評曰遷史有呂太后紀班書有高后紀以呂曾稱制也

遷不作惠帝紀班書補之為是若班書為王元后立傳

置之外戚之後王莽之前此自有深意明著外戚之禍

至元后而烈王莽之篡由元后而成也何曾與呂竝紀

邪唐人晉書之例未悉此意子玄駁之為是

楊王孫布囊盛屍裸身而葬伊籍對吳以一拜一起未足

為勞求兩賢立身各有此一事而已而漢書蜀志為其立

傳前哲致議言之詳矣然楊能反經合義足矯奢葬之慙

伊以敏辭辨對可免使乎之辱列諸篇第猶有可取近者

皇家撰晉書著劉伶畢卓傳其敘事也直載其嗜酒沉湎
悖禮亂德若斯而已為傳如此復何所取者哉舊晉史本
無劉畢傳

畢卓注八

皇家新撰以
補前史所闕

評曰王孫羸塋矯枉過正顧其言曰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亡形亡聲迺合道情夫飾外以華衆厚葬以鬲言幾於道矣使於四方不能專對者名曰徒誦不辱君命者名曰上士伊籍使吳庶幾專對不辱者卽傳二子良非爲過若劉畢二傳無關名教信可已矣西京雜記楊貴字王孫三輔黃圖云史稱楊王孫不稱楊貴或以字行耳

伊籍字機伯山陽人蜀昭文將軍

沛國劉伶字伯倫不事家產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鍾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

宋略一條

裴幾原刪略宋史定爲二十篇芟繁撮要實有其力而所錄文章頗傷蕪穢如文帝除師傅官詔顏延年元后哀冊文顏峻討二凶檄孝武擬李夫人賦裴松之上三國志表孔熙先罪許曜詞凡此諸文是尤不宜載者何則羨亮威權震主負芒猜忌將欲取之必先與之旣而罪名具列刑書是正則先所降詔本非實錄而乃先後雙載坐令矛盾兩傷夫國之不造史有哀冊自晉宋已還多載於起居注

自鄧注十卷
倚音幾撫音
直取也拾也

詞皆虛飾義不足觀必以略言之故宜去也昔漢王數項
表公檄曹若不具錄其文難以暴揚其過至於二凶為惡
不言可知無俟檄數始明罪狀必刊諸國史豈宜異同孝
武作賦悼亡鍾心內寵情在兒女語非軍國松之所論者
其事甚下兼復文理非工熙先構逆懷奸矯言欺衆且所
為草藁本未宣行斯竝同在編次不加銓擇豈非蕪濫者
邪向若除此數文別存佗說則末年美事遺略蓋寡何乃
應取而不取宜除而不除乎但近代國史通多此累有同
自鄧無足致譏若裴氏者衆作之中所可與言史者故偏
舉其事以申倚撫云

松表猶可刪
顏極必不可
刪

評曰除官哀用擬賦孔詞刪之可也討二凶檄此宇宙
以來大變不名為賊何以示天下宋書劭君顏延之示
以檄文問曰此筆誰所造延之曰竣之筆也又問何以
知之延之曰竣筆體臣不容不識劭又曰言辭何至乃
爾延之曰竣尚不顧老父何能為陛下則此檄亦足奪
賊魄何可刪也宋書上使松之注陳壽三國志松之鳩
集傳記增廣異聞既成奏上上善之曰此為不朽矣則
此表亦足以備多聞何可刪也大氏子女意主節筆大
潔故文稍美麗者悉皆厭薄此其偏見也

後魏書二條

狸音離似
猶佛狸魏
主壽字也

求婚二字
一作以師

俘音夫馘
也鬻音寧

旗一作族
致一作德

可欺一作
河漢一作

吳本亡一
字

嫫音模嫫
母黃帝后
甚醜也

宋書載佛狸之入寇也其間勝負甚絕皆實錄焉魏史所書
謂魏收則全出沈本如事有可恥者則加減隨意依違飾
言至如劉氏獻女請和太武求婚不許此言尤可怪也何
者江左皇族水鄉庶姓若司馬劉蕭韓王或出於亡命或
起自俘囚一詣桑乾皆成禁鬻此皆魏史自述非佗國所
傳然則北之重南其禮若此安有黃旗之主親屈已以求
婚而白登之陣乃致疑而不納其言可欺不亦甚哉觀休
文宋典誠曰不工必比伯起魏書更為良史而收每云我
視沈約正如一奴耳出關東風俗傳此可謂飾嫫母而誇西施持
魚目而笑明月者也

評曰請婚一也在魏書則云劉氏獻女請和太武師婚
不許在宋書則云魏主壽遣使餉太祖駱駝名馬求和
請婚收約各為南北互相排擊如此但宋書又云田奇
至魏師壽指兒孫示奇曰至此非唯欲為功名實是貪
結姻援若能酬酢自今不復相犯秋毫又求嫁女與世
祖如此等語定是奇傳其後二家畢竟未婚至隋文帝
始聘梁主蕭歸女為晉王妃則北重南婚信如子女說
矣

一統志桑乾河在大同府城南六十里源出馬邑縣北
洪濤山下與金龍池水合流東南入盧溝河北魏都垣

在今府城北門外

晉書謝混字淑源少有美譽晉元欲擇壻王珣曰謝混

不及真長劉不減子敬王獻之帝崩袁崧欲昏混珣曰卿

莫近禁鬻初元帝鎮建業公私窘罄每得一侖以為珍

美項上一鬻尤美輒以薦帝羣下未敢食于時呼禁鬻

故珣因以為戲混尚主襲父爵

刁玄增識文云黃旗紫蓋在東南○匈奴傳冒頓縱精

兵三十餘萬圍漢高帝於白登七日白登在平城東南

十餘里○黃旗喻宋白登喻魏

近者沈約晉書喜造奇說稱元帝牛金之子以應牛繼馬

後之徵鄴中學者王劭宋孝王言之詳矣而魏收深嫉南

國幸書其短著司馬叡傳遂具錄休文所言又崔浩諂事

狄君曲為邪說稱拓拔之祖本李陵之胄當時眾議抵斥

事遂不行或有竊其書以渡江者沈約撰宋書索虜傳仍

傳伯淵所述凡此諸妄其流甚多儻無迹可尋則真偽難

辨者矣

沈約宋書索頭虜姓託跋氏其先漢將李陵後也陵降

匈奴有數百千種各立名號索頭亦其一也始慮愍帝

初封盧代王孫什翼犍繼之犍死子開字涉珪立開死

子嗣字木末立嗣死子燾字佛狸立

元帝母孝九
原有知當結

草子玄

叡音位

歸雲集魏主恥言季陵之後甚諱之至魏主宏徙都洛陽乃改姓元氏

北齊書史三條

王劭國史至於論戰事述紛擾賈其餘勇彌見所長至如敘文宣逼孝靖以受魏禪二王殺楊燕以廢乾明雖左氏載季氏逐昭公秦伯納重耳欒盈起於曲沃楚靈敗於乾谿殆可連類也又敘高祖破宇文於邙山周武自晉陽而平鄴雖左氏書城濮之役鄆陵之戰齊敗於鞍吳師入郢亦不是過也韋齊也

左僖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及楚楚子饗

季逐昭公注十九卷靈乾谿注十四卷印音忙濮音卜城濮鄆陵注九卷齊敗於鞍見成二年吳師入郢注十六卷

之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二與焉奉匭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左襄二十一年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故與欒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欒祁與其老州賓通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愆託宣子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桓主而專政矣曰吾父遂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

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其謀如
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爲之徵懷子好施士多
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爲下卿宣子下城著
而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菁淵嘉父司空
靖邠豫董叔邠師申書羊舌虎叔黹囚伯華叔向籍偃
北史魏孝靖將禪位於文宣襄城王昶及司徒潘相樂
侍中張亮黃門郎趙彥深等求入奏事帝在昭陽殿見
之昶曰五行遞運有始有終齊王聖德欽明萬姓歸仰
臣等昧死聞奏願陛下則堯禪舜帝便歛容荅曰此事
推梃已久謹當遜避又云若爾須作詔書侍郎崔劼裴

讓之奏云詔已作訖卽付楊愔進於帝凡十條書訖曰
將安朕何所復若爲而去楊愔對曰在北城別有館宇
還備法駕依常仗衛而去帝乃下御座步就東廊口詠
范蔚宗後漢書贊云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永
作虞賓所司奏請發帝曰古人念遺簪弊履欲與六宮
別可乎高隆之曰今天下猶陛下之天下况在後宮乃
與夫人嬪以下訣莫不歔歔掩涕嬪趙國李氏誦陳思
王詩云玉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皇后已下皆哭直長
趙德以故犢車一乘候於東上閣帝上車德超上車待
帝肘之曰朕畏天順人授位相國何物奴敢逼人趙德

鳩音朕毒
鳥食蛇其
羽入酒飲
之卽死

尚不下及出雲龍門王公百僚衣冠拜辭帝曰今日不
減常道鄉公漢獻帝衆皆悲愴高隆之泣灑遂入北城
下司馬子如南宅及文宣行幸常以帝自隨帝后封太
原公主常爲帝嘗食以護視焉竟遇鳩而崩

北齊乾明元年常山王高演從廢帝赴鄴居于領軍府
時楊愔燕子獻可朱渾天和宋欽道鄭子默等以演威
望旣重內懼權逼請以演爲太師司州牧錄尚書事長
廣王湛爲太司馬錄并省尚書事解京畿大都督演旣
以尊親見猜斥乃與湛期獵謀之於野三月演至省朝
士咸集坐定酒數行於坐執尚書令楊愔石僕射燕子
獻等斬之廢乾明帝而自立是爲孝昭帝

武定元年二月壬申北豫州刺史高慎據武牢西叛三
月壬辰周文率衆援高慎圍河橋南城戊申神武大敗
之於芒山禽西魏督將以下四百餘人俘斬六萬計
周武帝建德六年春正月乙亥齊主緯傳位於其太子
恒改年曰承光自號太上皇壬辰帝至鄴癸巳帥諸軍
圍之齊人拒守諸軍奮擊大破之遂平齊齊主先送其
母及妻子於青州及城陷帥數十騎走青州遣大將軍
尉勤追之已亥尉勤禽齊主及其太子恒於青州丁未
齊主至帝降自阼階見以賓主禮封爲溫國公

或問曰王劭齊志多記當時鄙言爲是乎爲非乎對曰古
往今來名目各異區分壤隔稱謂不同所以晉楚方言齊
魯俗語六經諸子載之多矣自漢已降風俗屢遷求諸史
籍羞觀其事或君臣之目施諸朋友或尊官之稱屬諸君
父曲相崇敬標以處士王孫輕加侮辱號以僕夫舍長亦
有荆楚訓多爲夥盧江目橋爲圯南呼北人曰傖西謂東
胡曰虜渠們底丁禮反箇江左彼此之辭乃若君卿中朝汝
我之義斯竝因地而變隨時而革布在方冊無假推尋足
以知吐俗之有殊驗土風之不類然自二京失守四夷稱
制夷夏相雜音句尤媿而彥鸞伯起務存隱諱謂長爲藏
爲姚苻諱

昨音夢田
民也

姊一作姊

重規德菜志在文飾遂使中國數百年內其俗無得而言
蓋語曰知古而不知今謂之陸沉又曰一物不知君子所
恥是則時無遠近事無巨細必籍多聞以成博識如今所
謂者若中州名漢關右稱羌易臣以奴呼母云姊主上有
大家之號師人致兒郎之說凡如此例其流甚多必尋其
本源莫詳所出閱諸齊志則了然可知由斯而言劭之所
錄其爲益彌多矣足以開後進之蒙蔽廣來者之耳目微
君懋吾幾面墻於近事矣而子柰何妄加譏詐者哉

夥胡買切陳勝傳涉既王故人入見曰夥願涉之爲王
沈沈者楚人謂多爲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爲王由陳涉

始○橋和堯切水梁也○地音怡張良傳良嘗間步游
 下邳圯上徐廣曰地橋也東楚謂之圯○廣韻儵音悵
 注楚人別種晉書周圯傳殺我者諸儵子師古注吳人
 呼楚人為儵晉陽秋又謂吳人呼中州人為儵城南騷
 句無端逐饑儵是也○陸太尉玩詣王丞相王公食以
 酪陸還遂病明日與王戩云昨食酪小過通夜委頓民
 雖吳人幾為儵鬼○虜郎古切獲也生得曰虜斬首曰
 獲北狄曰虜以其習尚虜掠也南謂北為索虜北謂南
 為島夷○渠強思切吳人呼彼之稱漢書渠有其人乎
 唐書渠老一儒哉○們音悶北人稱我們咱們○底典

禮切隋唐嘉話崔湜為中書令張嘉真為舍人湜輕之

常呼為張底後因議事皆出人右湜驚口張底乃我輩

一般人此終是其坐處○箇古荷切亦作个左傳亦不

使一个昭元年齊公孫竈卒晏子曰又弱一个焉○乃

曩亥切汝也○若如灼切汝也○君規輪切東坡云凡

人相與稱謂貴之則公賢之則君其下則爾汝之雖王

公之貴天下貌畏而心不服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

多矣○卿丘京切公卿周六卿漢九卿秦漢以後亦呼

臣為卿蓋期之以卿也士大夫相呼為卿蓋貴之也隋

唐以來尊之則稱公儕輩下已則稱卿故宋璟卿呼張

世祖當改
世宗世宗
當改世祖

晉音茂目
小明貌

有犯時諱者謂有世字犯太即稱謚焉至如變世祖為文
襄改世宗為武成為除世字而不悟襄成有別諸如此
謬不可勝紀故其列傳之敘事也或以武定臣左降在成
朝或以河清事迹擢居襄代故時日不接而隔越相偶使
讀者瞽亂而不測驚駭而多疑嗟乎因斯而言則自古著
書未能精讜書成絕筆而遽捐舊章遂令玉石同燼真偽
難尋者不其痛哉

東魏孝靖帝改元武定是時高歡高澄專政歡子湛是
為北齊武成帝改元河清

評曰世宗文襄帝澄字子惠歡長子也原非世祖世祖

武成帝湛歡第九子也原非世宗史通誤或是後人誤
書

周書一條

蔡音焚香
木名

虬音舊物
蟻龍也

今俗所行周史是令孤德棻等所撰其書文而不實雅而
無檢真迹甚寡客氣尤煩尋宇文初習華風事由蘇綽至
於軍國詞令皆准尚書太祖勅朝廷文悉准於此蓋史臣
所記皆稟其規柳虬之徒從風而靡按綽文雖去彼淫麗
存茲典實而陷於矯枉過正之失乖夫適俗隨時之美苟
記言若是則其謬逾多爰及牛弘彌尚儒雅即其書舊事
因而勒成務累清言罕逢佳句而令孤不能別求它述用



原件短缺

廣異聞唯憑本書重加潤色

案宇文氏事多見於王劭齊志隋書及蔡允恭後梁春秋

其王褒庾信等又多見於蕭韶太清記蕭大園淮海亂離志裴政太清實錄杜臺卿齊記而令狐德棻了不兼採以廣其書蓋以其中遺略遂使周氏一代之史多非實錄者焉

蘇綽字令綽武功人周度支尚書

評曰令綽軍國詞令雖准尚書至其六條詔書一先脩心二敦教化三盡地利四擢賢良五恤獄訟六均賦役國體通達文詞條暢既無尚書之艱棘亦非六朝之駢麗百世不可易也

隋書二條

昔賈誼上書晁錯對策皆有益於國足貽勸戒而編於漢

由當時區處各當其才顏孔適古今而不明天文地理故令脩紀傳而以十志俾之志寧淳風輩所以粲然具舉延按夾溲服膺隋書如此其擊子玄乃欲坑竅帷蓋夫知其解世人貴耳賤目是古非今不謂子玄亦蹈此弊

史通評釋卷第十八

唐劉子玄知幾撰著

明郭孔延延年評釋

弟孔太太初校誤

孔陵陵鳥錄刊

外篇

雜說下第九 二十五條

諸史六條

夫盛服飾者以珠翠為先工績事者以丹青為主至若錯綜乖所分布失宜則綵絢雖多巧妙不足者矣觀班氏公

公孫弘封
平津侯

士衡陸機
字

後主高緯
孝昭高演

孫弘傳贊直言漢之得人盛於武宣二代至於平津善惡
寂滅無覩持論如是其義靡聞必矜其美辭愛而不棄則
宜微有改易列於百官公卿表後庶尋文究理頗相附會
以茲編錄不猶愈乎又沈侯謝靈運傳論全說文體備言
音律此正可為翰林之補亡流別之總說耳季充撰翰林
論摯虞撰文
章流別集如次諸史傳實為乖越陸士衡有云離之則雙美合
之則兩傷信矣哉其有事可書而不書者不應書而書者
至如班固敘事微小必書至高祖破項垓下斬首八萬曾
不涉言李齊於後主紀則書幸於侍中穆提婆第於孝昭
紀則不言親戎以伐奚於邊疆小寇無不畢紀如司馬消

卿雲文心
雕龍作卿
淵下有向
雄不宜復
稱雲

難擁數州之地以叛曾不挂言略大舉小其流非一昔劉
勰有云自卿雲已前多役才而不課學向雄已後頗引書
以助文然近史所載亦多如是故雖有王平所識僅通十
字霍光無學不知一經而述其言語必稱典麗良由才乏
天然故事資虛飾者矣

評曰孫弘傳贊不言平津美惡而敘武宣得人之盛靈
運傳不言康樂忠佞而敘音韻輕重之體是忘源而尋
委也孟堅不書漢高破羽之首功李齊不書孝昭伐奚
之戰伐不紀司馬消難之叛逆是謹毛而失貌也史通
駁之甚是而其讀史亦精矣

天統齊後
主緯改元

文宣高洋

穆提婆本姓駱漢陽人也父超以謀叛伏法提婆母陸
 令萱配入掖庭齊後主在襁褓中令其鞠養謂之乾阿
 姝遂為胡太后昵愛令萱女姦巧多機辯天統初奏引提
 婆入侍後主朝夕左右大被親狎無所不為晉州軍敗
 後主還鄴提婆奔周令萱自殺
 北史司馬消難字道融子姁子也北齊光祿卿文宣末
 年昏虐消難懼降周隋文輔政消難乃與蜀公尉遲迥
 合勢舉兵兵敗奔陳位司空隋平陳復歸隋免死消難
 貪淫輕於去就故世言反復者必曰消難云
 蜀志巴西王平字子均生長戎旅手不能書其所識不

平平使人
讀史與石
勒同

過十字而口授作書皆有意味使人讀史漢諸記何事
 之備知其入義往往論說不失其指封安漢侯
 班固霍光贊擁昭立宣光為師保雖周公阿衡何以加
 此然光不學亡術聞於大理

按宋書稱武帝入關以鎮惡不伐遠方馮異於渭濱遊覽
 追想太公夫以宋祖無學愚智所悉安能援引古事以酬
 答羣臣者乎斯不然矣更有甚於此者觀周齊二國俱出

陰山必言類石鄉則宇文尤甚按王劭齊志宇文公呼

未變胡俗王宋所載其鄙甚多矣周帝仍而牛弘王劭竝

因之以華夏則知其言不逮於齊遠矣掌策書其載齊言也則淺俗如彼其載周言也則文雅若

大是確論

宋哀淑排
諸記有鷄
九錫文皇
尚於著酒
平經王績
許鄉記

史道儷語
亦不為少
言之非艱
行之惟艱

鄺叟即鄺
食其周昌
沛人口吃

此夫如何哉非兩邦有夷夏之殊由二史有虛實之異

故也夫以記宇文之言而動遵經典多依史漢周史述太

帝曰蕭繹可謂天之所廢誰能興之者乎又宇文則為汾

州或譖之太祖怒曰何為問我骨肉生此見錦此六經

之言也又曰榮權吉士也寡人與之言無二此三國志

辭也其餘言皆如此豈是宇文之語耶又按裴政大梁太

清實錄稱元帝使王琛聘魏長孫儉謂宇文曰王琛眼睛

全不轉公曰瞎奴使癡人來豈得怨我此言與王宋所載

相類可謂真宇文之此何異莊子述鮒魚之對而辨類蘇

張賈生敘鵬鳥之辭而文同屈宋施於寓言則可求諸實

錄則否矣世稱近史術語謂言語惟周多美辭夫以博採

古文而聚成今說是則俗之所傳有鷄九錫酒孝經房中

志醉鄉記或師範五經或規模三史雖文皆雅正而事悉

虛無豈可使謂南董之才宜居班馬之職也自梁室云季

雕蟲道長謂太清平頭上尾尤忌於時對語儷辭盛行於

俗始自江外被於洛中而史之載言亦同於此何之元梁

侯景高祖曰文叔得王即降而隗囂滅安世用羊祜之言

而孫皓平夫漢晉之君事殊僭盜梁主必不捨其謚號呼

以姓名此由須對語儷故也又姚最梁略稱高祖曰得既

在我失亦在予不及子孫知復何恨夫變我稱予互文成

句求諸人語理必不然此由避平頭上尾故也又蕭韶太

清記曰云云溫子昇永安故事言爾朱世隆之攻沒建州

也怨痛之響上徹天閭酸苦之極下傷人理此語皆非簡

要而徒積字成文竝由避聲對之為患也或聲從流靡或

字須偶對此之假有辨如鄺叟吃若周昌子羽脩節而言

為害其流甚多仲由率爾而對莫不拘以文禁一槩而書必求實錄多見

其妄矣

宋書王鎮惡既克長安號令嚴肅百姓安堵高祖將至鎮惡於灞上奉迎高祖勞之曰成吾霸業者真卿也鎮惡再拜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鎮惡何功之有焉高祖笑曰卿欲學馮異也

蕭韶字德茂梁宗室子都鄉侯也著太清紀十卷起太清元年盡六年初侯景破建鄴韶西奔江陵士人多問城內事韶不能入說乃疏爲一篇問者卽示之元帝取讀曰昔王韶之爲隆安記言晉末亂離今亦可以爲太清記矣然其議論皆出謝昊又韶希帝旨撰述多非實錄

夫晉宋已前帝王傳授始自錫命終於登極其間賡疏款曲詔策頌煩雖事皆僞迹言竝飾讓猶能備其威儀陳其文物俾禮容可識朝野具瞻逮於近古我則不暇至如梁武之居江陵齊宣之在晉陽或文出荊州假稱德宣之令江陵之建業地闊數千餘里德宣皇后下令旬日必至以此而言其僞可見或書成拜部虛云

孝靖之勅凡此文誥本不施行也載之起居編之國史豈所謂撮其機要翦截浮辭者哉但二蕭陳隋諸史通多

失此

晉魏及宋自創業後稱公王卽帝位皆數十年間事耳夫功德日盛秩進累遷足驗也禮容不欺揖遜無

失自齊梁已降稱王公及卽帝位皆不出旬月之中耳夫以迫促如是則於禮儀何有者哉又按北齊文宣帝將受魏禪密使錫遜勸進斷表又詔入奏請注一唯王劭所撰時頓盡其始知無前後節文等差降殺也

彥深魏澹
字一作彥
淵

澹史九華
夏帝王皆
書曰卒

齊志獨無是焉夫以累易古人以為嗤如彥淵之改魏收也非易非彌見其失矣而撰隋文史者稱澹大矯收失者何哉且以澹著書方於君懋豈唯其間可容數人而已史臣美澹而譏劭者隋史每論皆云史臣今故因其成事呼為史臣豈所謂通鑒乎語曰蟬翼為重千鈞為輕其斯之謂矣

評曰梁武齊宣據春秋法當書曰犯闕即德宣孝靖真勅猶云亂命而况假之乎子玄之駁是矣第澹矯收失如太子君前書名魏帝諡止三代明著弒君之賊改正華夏之卒皆謹論也至於符命之佞澹與劭殊蟬翼彥深千鈞君懋斯言得無過乎

別傳九條

劉向列女傳云夏姬再為夫人三為王后夫為夫人則難以驗也為王后則斷可知矣按其時諸國稱王惟楚而已如巫臣諫莊將納姬氏不言曾入楚宮則其為后當在周室蓋周惠雖衰猶稱秉禮豈可族稱姬氏而妻厥同姓者乎且魯娶於吳謂之孟子聚麀之誦起自昭公未聞其先已有斯事禮之所載何其缺如雜記曰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也又以女子一身而作嬪三代求諸人事理必不然尋夫春秋之後國稱王者有七蓋由向悞以夏姬之生當夫戰國之世稱三為王后者謂歷嬪七國諸王校以年代殊為乖刺至

靖音倩女
止潔也

於他篇茲例甚衆故論楚也則昭王與秦穆同時言齊也
則晏嬰居宋景之後列女傳曰齊傷槐女景公時人謂晏
子曰昔景公時大旱三年夫謂宋景
爲昔節
居其後今粗舉一二其流可知

列女傳齊傷槐女傷槐行之女也名靖景公有所愛槐
懸之令曰犯槐者刑傷槐者死於是衍醉而傷槐景公
聞之且加罪焉靖懼乃造晏子之門曰昔者宋景公時
大旱三年不雨召太卜而卜之曰當以人祀景公曰吾
所以請雨者爲吾民也今必當以人祀寡人請自當之
言未卒天大雨所以然者何也以能順天慈民也今吾
君樹槐令犯者死殺靖之父孤妾之身鄰國聞之皆謂

君愛樹而賊人其可乎晏子惕然明日朝告景公景公
卽時廢傷槐之法出犯槐之囚

評曰齊景公杵臼立於周靈王之二十四年宋景公頭
曼立於周敬王之三年齊景在前宋景在後相去三十
二年傷槐女柰何稱昔者宋景公時也子玄駁之是

評曰夏姬在陳爲御叔之妻在楚爲襄尹之妻襄尹死
子黑要烝焉姬又與巫臣逃之晉所謂再爲夫人者以
此始在陳與陳靈公通旣入楚莊王欲內之不果所謂
三爲王后者以此當時列國小君皆僭稱后豈必嬪周
天子乎史通謂女子一身作嬪三代求諸人事理必不

然愚按羊獻容爲晉惠后晉敗没于劉曜又爲曜后獻容見廢四次冊立二國至於北魏高齊旣爲皇后下降大臣紛載史冊何得言無特非中國盛時事耳

觀劉向對成帝稱武宣行事世傳失實事具風俗通其言可謂明鑒者矣及自造洪範五行及新序說苑列女神仙諸傳而皆廣陳虛事多構僞辭非其識不周而才不足蓋以世人都可欺故也嗚呼後生可畏何代無人而輒輕忽若斯者哉夫傳聞失真書事失實蓋事有不獲己人所不能免也至於故爲異說以惑後來則過之尤甚者矣

困學紀聞韓子謂趙襄子賞有功者五人高亦爲賞首

赤音赫

紂音附

仲尼聞之曰善賞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爲人臣者莫敢失禮事在孔子後孔鮒已辨其妄然傳記若此者衆說苑周威公問於甯子曰取士有道乎甯子曰楚平王有士曰楚僉胥立負客出亡之晉晉人用之是爲城濮之戰城濮在楚成王時以爲平王謬矣甯子甯越又曰晉平公好樂多賦歛治城郭有咎犯者見門大夫以樂見平公內之對曰臣不能爲樂臣善隱又曰石乞侍坐於屈建屈建曰白公其爲亂乎又曰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聞之使人往視又曰晉靈公造九層臺省息聞之上書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鷄子其上按祀

此是向謬

建子推息四人事蹟皆在前劉子政博極羣書何述紀之誤也新序楚共王逐申侯晉文公遇欒武子葉公諸梁問樂王鮒皆不同時延按如伯厚所記說苑新序之誤多矣不特如子玄所駁已也

按蘇秦荅燕易王稱有婦人將殺夫令妾進其藥酒妾佯僵而覆之又甘茂謂蘇氏云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曰無以買燭而子之光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此竝戰國之時遊說之士寓言設理以相比興及向之著書也乃用蘇氏之說爲二婦人立傳定其邦國加其姓氏以彼爲有持爲指實何其妄哉又有甚於此者至如伯奇化鳥對吉甫以哀鳴宿瘤隱形干齊王而作后此則不附於物理者矣復有懷羸失節目爲貞女劉安覆族定以登仙立言如是豈顧丘明之有傳孟堅之有史哉

劉安注下卷

宿瘤音隴也

評曰宿瘤女者齊東郭採桑之女閔王之后也項有大瘤號曰宿瘤見劉向列女傳然無隱形干齊王事齊有婦人極醜無雙號曰無鹽女自詣宣王曰竊嘗喜隱王曰隱固寡人之所願也試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見宣王大驚明日復更召問之又不隱對見劉向新序此以隱形干齊王者又不名宿瘤子玄乃合無鹽宿瘤二女而駁劉向或另有據

又曰懷羸秦繆公女也初事晉懷公圉後事晉文公重耳故曰失節失節之婦著之列女誠為失實與范曄漢書列蔡琰於列女傳其失同張華博物志曰漢淮南王謀反被誅亦云得道輕舉子玄之駁本於張華

楊雄法言好論司馬遷而不及左丘明常稱左氏傳惟有品藻二言而已是其鑿物有所不明者也且雄晒子長愛奇多雜又曰不依仲尼之筆非書也自序又云不讀非聖之書然其撰甘泉賦則云鞭宓妃云云劉勰文心已議之矣然則文章小道無足致嗤觀其蜀主本紀稱杜魄化而為鶻荆屍變而為鰲其言如是何其鄙哉所謂非言之難

而行之難也

文心雕龍曰豐隆求宓妃鴛鳥媒娥女詭異之辭也

華陽國志本紀既以炳明而世俗間橫有為蜀傳者言

蜀王蠶叢之間周迴三千歲又云荆人鼈靈死屍化西

土後為蜀帝周長弘之血變成碧珠杜宇之魄化為子

鵲周失紀綱而蜀先王七國皆王蜀又稱帝此則蠶叢

自王杜宇自帝皆周之叔世安得三千歲且太素資始

有生必死死終物也自古以來未聞死者能更生當世

或遇有之則為怪異子所不言况能為帝王乎碧珠出

不一處地之相距動數千里一人之血豈能致此子鵲

家君黔記
或亦此意

鳥今云是嵩或曰嵩周

今案說文云蜀王望帝姪其相妻慙亡去為子嵩鳥故蜀人聞

子嵩鳴皆起云望帝嵩戶圭切所言與蜀志所述相似爾雅亦云嵩周子嵩鳥也出蜀中四海有之

何必在蜀

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欲求不朽弘之在人何者交趾遠居南裔越裳之俗也燉煌僻處西域昆戎之鄉也求諸人物自古闕載蓋由地居下國路絕上京史官注記所不能及也既而士燮著錄劉昫裁書則磊落英才粲然盈矚者矣向使兩賢不出二郡無記彼邊隅之君子何以取聞於後世乎是非著述之功其力大矣豈與夫詩賦小枝校其優劣者哉

北史止稱延
明不稱炳其
實一人

士燮字威彥蒼梧人避地交州吳交趾太守耽玩春秋為之注解

劉昫字延明燉煌人涼武昭王徵為儒林祭酒著略記百三十篇八十四卷燉煌實錄二十卷方言三卷號玄處先生

敦煌郡漢武帝置者舊記曰國當乾位地列良墟水有縣泉之神山有鳴沙之異川無蛇虺澤無兕虎華戎所支一都會也延按燉漢書作敦即今甘州地交趾郡漢武帝置即安陽王國延按交趾即今之安南其人足趾相交故云

訓音酬答也
漢父當改
漁父

自戰國已下詞人屬文皆僞立客主假相酬答至於屈原
離騷辭稱遇漢父於江渚宋玉高唐賦云夢神女於陽臺
夫言竝文章句結音韻以茲敘事足驗憑虛而司馬遷習
鑿齒之徒皆採爲逸事編諸史籍疑誤後學不其甚邪必
如是則馬卿遊梁枚乘讚其好色曹植至洛宓妃覩於岩
畔撰魏史者亦宜編爲實錄矣

文選注漁父者屈原之所作也漁父避俗時遇屈原怪
而問之遂相應答

高唐賦漢書注曰雲夢中高唐之臺此賦蓋假設其事
風諫姪惑也

姪即淫

史記景帝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
枚乘字叔吳莊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
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相如得與諸生游

記曰魏東阿王漢末求甄逸女旣不遂太祖回與五官
中郎將植殊不平晝思夜想廢寢與食黃初中入朝帝
示植甄后主鏤金帶枕植見之不覺泣時已爲郭后讒
死帝意亦尋悟因令太子留宴飲仍以枕賚植植還度
輓轅少許時將息洛水上思甄后忽見女來自云我本
託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我在家時從嫁前與五官
中郎將今與君王遂用薦枕席懽情交集豈常辭能具

輓音寰

稽康注六卷

蚌音棒蜃也又音蚌蛤鵝音聿又音觸榆誤當改

為郭后以糠塞口今被髮羞將此形貌重觀君王爾言訖遂不復見所在遣人獻珠於王王荅以玉珮悲喜不能自勝遂作感甄賦後明帝見之改為洛神賦

漢書音義如淳曰宓妃宓義氏之女溺死洛水為神

稽康撰高士傳取莊子楚辭二漁父事合成一篇夫以園吏之寓言騷人之假說而定為實錄斯已謬矣况此一漁父者較年則前後別時論地則南北殊壤而輒併之為一豈非惑哉苟如是則蘇代所言雙禽蚌鵝此亦漁父之一事何不同書於傳乎必惟取榆袂緇帷之林濯纓滄浪之水彌見其未學也

蘇代所言雙禽蚌鵝畔伍胥所遇渡水蘆中斯並漁父善事亦可同歸一錄何止

榆袂緇帷之林濯纓滄浪之水若斯而已也

莊子漁父篇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榆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
屈原漁父篇漁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遂去不復與言

吳本連上為一條
沌音困蛙音哇蝦蟆

莊周著書以寓言為主稽康述高士傳多引其虛辭至若神有混沌編諸首錄苟以此為實則其流甚多至如蛙鱉

之屬蛭音
絃馬蛭也
鶯音岳山
鵲也鮒音
付鮒魚也

蛭音賢

蛭音條大蟬
鶯音學山鵲

競長蛭蛇相憐鶯鳩笑而後言鮒魚忿以作色向使康撰
幽明錄齊諧記怪竝可引為直事矣夫識理如此何為而
薄周孔哉

莊子秋水篇埳井之鼃謂東海之鱉云云○夔憐蛭蛇
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莊子通夔一足獸蛭百
足蟲也夔以多足企少足故憐蛭蛭以有足羨無足故
憐蛇蛇以有形企無形故憐風風以有行企不行故憐
目目以形用企神用故憐心○莊子逍遙遊篇諧之言
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
里蜩與鶯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

枯魚乾魚

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外物篇莊周
曰周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此何為者邪
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
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
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無得斗升之水
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評曰詞人寓言自以為亡是烏有史臣採撰乃以為逸
事實錄遷習稽康無能逃於未學之譏矣

社元凱撰列女記博採經籍前史續錄古老明言而事有
可疑猶闕而不載斯豈非理存雅正心嫉邪僻者乎君子

哉若人也長者哉若人也李陵集有與蘇武書詞彩壯麗音句流靡觀其文體不類西漢人殆後所爲假稱陵作也遷史缺而不載良有以焉

評曰李陵與蘇武書詞彩壯麗第遷傳陵不載此固傳武亦不載當是後人假稱但昭明文選與子長荅任少卿書竝載則齊梁間已有此書日矣豈魏晉間人擬爲之耶

蘇東坡志林劉子玄辨文選所載李陵與蘇武書非西漢文吾因悟陵與武五言亦必後人所擬卽蔡琰二詩東京亦無此格范曄荒淺故載十傳耳

雜說十條

夫自古之學者談稱多矣精於公羊者尤憎左氏習於太史者偏嫉孟堅夫能以彼所長而攻此所短持此之是而述彼之非兼善者鮮矣觀世之學者或統一經或專精一史談春秋者則不知宗周既殞而人有六雄論史漢者則不悟劉氏云亡而地分三國亦猶武陵隱士遁迹桃源當此晉年猶謂暴秦之地也假有學窮千載書總五車見良直而不覺其善逢牴牾而不知其失葛洪所謂藏書之箱篋五經之主人而夫子有云雖多亦安用爲其斯之謂也夫鄒好長纓齊珍紫服斯皆一時所尚非百王不易之道

遁一作滅

也 抵音抵觸

蜀本作蛙
壁誤

也至如漢代公羊檀名三傳晉年莊子高視六經今並桂
壁不行贅旒無紀豈與夫春秋左氏古文尚書雖暫廢於
一朝終獨高於千載校其優劣可同年而語哉

夫書名竹帛物情所競維聖人無私而君子亦黨蓋易之
作也本非記事之流而孔子繫辭輒盛述顏子稱其殆庶
雖言則無媿事非虛美亦由視子猶父門人日親故非所
要言而曲垂編錄者矣既而楊雄寂寞師心典誥至於童
烏稚子蜀漢諸賢謂嚴李柳司馬之徒太玄法言恣加褒賞雖內舉
不避而情有所偏者焉夫以宣尼睿哲子雲參聖在於著
述不能忘私則自中庸已降抑可知矣如謝承漢書偏黨

吳越魏收代史盛誇胡塞宿仇焉足怪哉

評曰從周美新忠佞殊涂稱善譽兒公私異見而卑孔
於雄同類共訾子玄亦司敗矣

子曰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儒誠有之史亦宜然蓋左
丘明司馬遷君子之史也吳均魏收小人之史也其薰蕕
不類何相去之遠哉

薰音勳似陰蕕香草也蕕音猶臭草一名蔓于一名軒
于蔓生水上隨水高下汎汎然故曰蕕游也

評曰君子而史也是謂無瑕之口鑑空衡平畢照忠佞
小人而史也是謂佞人之筆鳴鏗喧何益理亂故所

史通卷第八
係人國非淺細也左馬而下若溫公之通鑑朱子之綱目其庶幾君子矣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史云史云文飾云乎哉何則史者固當以好善為主嫉惡為次若司馬遷班叔皮史之好善者也晉董狐齊南史史之嫉惡者也必兼此二者而重之以文飾其唯左丘明乎自茲已降吾未之見也

夫所謂直筆者不掩惡不虛美書之有益於褒貶不書無損於勸誡但舉其宏綱存其大體而已非謂絲毫必錄瑣細無遺者也如宋孝王王劭之徒其所紀也喜論人惟薄不脩言貌鄙事訐以為直吾無取焉夫故立異端喜造奇

說漢有劉向晉有葛洪近者沈約又其甚也後來君子幸為詳焉

昔魏史稱朱異有口才擊虞有筆才故知喉舌翰墨其辭本異而近世作者撰彼口語同諸筆文斯皆以元瑜孔璋之才而處丘明子長之任文之與史何相亂之甚乎

夫載筆立言名流今古如馬遷史記能成一家楊雄太玄可傳千載此則其事尤大記之於傳可也至於近代則不然其有彫蟲末技短才小說或為集不過數卷

集五卷其或著書纔至二篇如梁書孝元記云撰同姓莫類是也不一一列名編諸傳末如梁書孝元紀云撰西征似

吳本連上為一條
阮瑀字元瑜陳留人
陳琳字孔璋注三卷

姚察傳無西征記似誤

史通 卷十
初名駱記後魏書劉芳傳云撰周官音禮記音齊書祖鴻勳傳云撰晉詞記凡此書或一卷兩卷而已自餘人有文集或四卷或五卷者不可勝記故不具列之事同七略巨細必書斯亦煩之甚者

陰鏗字子堅晉陵太守員外散騎常侍文集三卷

南史梁元帝著孝德傳忠臣傳各三十卷丹陽尹傳十

卷注漢書一百十五卷周易講疏十卷內典博要百卷

遼山三十卷詞林三卷玉韜金樓子補闕子各十卷老

子講疏四卷懷舊傳二卷古今全德志荆南地記貢職

圖古今同姓名錄一卷筮經十二卷式贊三卷文集五

十卷

姚察著漢書訓纂三十卷說林十卷西聘玉璽建康三

鍾等記各一卷文集二十卷

北史劉芳字伯支彭城人後魏侍中撰鄭玄所注周官

儀禮音干寶所注周官音王肅所注尚書音何休所注

公羊音范甯所注穀梁音韋昭所注國語音范曄後漢

書音各一卷辯類三卷徐州人地錄二十卷急就篇續

注音義證二卷毛詩箋音義證十卷禮記義證十卷周

官儀禮義證各五卷

祖鴻勳涿郡范陽人魏廷尉正去官歸鄉里齊神武嘗

徵至并州作晉祠記好事者翫其文

評曰梁元姚察劉芳各著書百卷而誣以集不過數卷
陰鏗祖鴻勳集雖不多文名當代而彼以短才小說亦
苛矣夫人之文豈必如史記太玄而後可傳耶

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人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
餓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若漢代青翟劉舍位登丞
相而班史無錄姜詩趙壹身止計史而謝書有傳卽其例
也今之脩史者則不然其有才德闕如而位官通顯史臣
載筆必爲立傳其記也止具其生前歷官歿後贈諡若斯
而已矣雖其間伸以狀跡粗陳一二么麼常事曾何足觀
始自伯起魏書迄乎皇家五史通多此體流蕩忘歸史漢

之風忽焉不嗣矣

史記漢興將相表武帝申元三年御史大夫桃侯劉舍
爲丞相元狩五年太子少傅武彊侯莊青翟爲丞相
廣漢姜詩事母至孝妻龐氏亦孝養姑有涌泉出鯉之
異永平三年察孝廉詔曰夫孝入朝除江陽令



